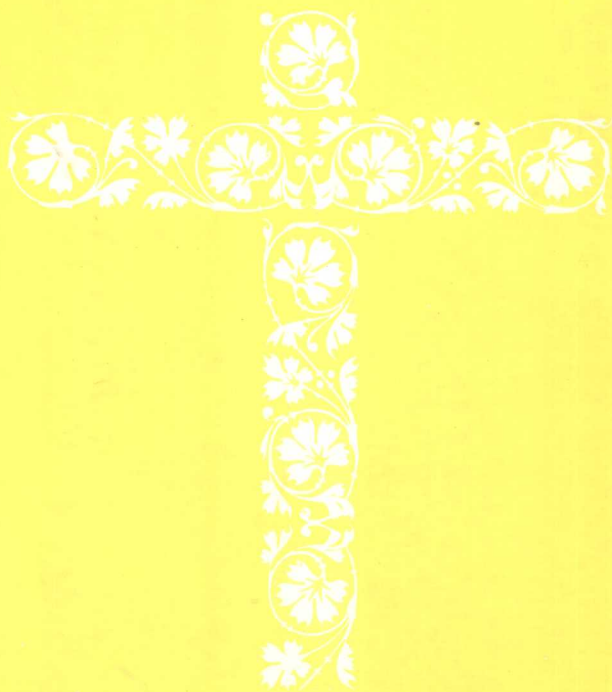


连岳作品系列 连岳之圣经

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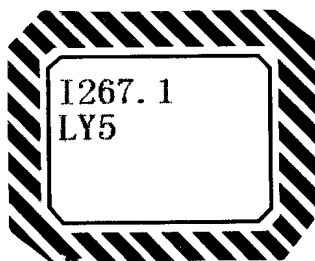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连岳之圣经

# 神了

连岳作品系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了 / 连岳著.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6. 8  
ISBN 7-5057-2226-3

I. 神... II. 连...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4823 号

<b>书名</b>	神了
<b>著者</b>	连岳
<b>出版</b>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b>发行</b>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b>经销</b>	新华书店
<b>印刷</b>	北京星月印刷厂
<b>规格</b>	880×1230 32 开本 6 印张 100000 字
<b>版次</b>	2006年 8 月第 1 版
<b>印次</b>	2006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b>印数</b>	1-10000
<b>书号</b>	ISBN 7-5057-2226-3/I·593
<b>定价</b>	18.00 元
<b>地址</b>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b>邮编</b>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 自序

2002年，发现不过英语关，媒体这口饭可能就会吃得提心吊胆；可是学外语的后果多半就是半途而废——如果这种情形出现，我又要不后悔浪费时间，该怎么办？

我的办法是找一本中英对照的《圣经》，这书英文好，中文也精致，两千来页，一句句读下来，就算失去了耐心，没达到目的，也毕竟精读了一本在文明史上相当重要的书。反反复复读了四五遍，在这过程中，发现心态可以既不臣服、也不抗拒，从人与经典交流的角度，就大有文章可写，于是顺手拟了两百来个题目，几年内陆续发在《南方周末》与《第一财经日报》的专栏上。写到近九十篇的时候，我把这些文章串起来看了一次，发现它整体上过于庄重，忽然失了兴致。还好，这些文章也够一本书了，即《神了》。

可也

# 目 录

---

小树慢慢长大	001
委身于人	003
贫穷与穷人	005
谎言可能成为集体意志	007
苛刻是批评本色	010
灵性流亡	013
逃城的设计理念	016
科学地讨价还价	019
善巧方便说	022
因为软弱所以刚强	025
死亡的可能性	028
守望者只说凶言	030
使徒学外语	033
地和人都要休息	035
总得怕点什么吧？	038
傲慢的资格	041
有什么好急的？	043
摩西的压力	046
左右为难	048
森诅咒	050
神有什么了不起的？	052
谦卑悖论	054

- 056 第一契约  
058 是的，永远的青春  
060 不可知的命运  
062 名分于我有什么益处？  
064 有关秃顶的神圣指示  
066 一切都是表述问题  
068 两个耶稣  
070 目的论之温暖  
072 走神的阅读乐趣  
074 圣人语法  
076 要有光  
078 求智慧  
080 还是要多读读书  
082 求你不要驱魔  
084 爱自己  
086 明天的飞鸟与百合  
088 就是石匠、木匠  
090 不要相信显得完美的人  
092 第七天  
094 嘘——  
096 慈善秀  
098 不可割尽田角  
101 远离试探  
103 你要三次不认  
105 我是你爸爸  
107 快得失去知觉  
109 荣华之后的苦情  
112 有一刻，我们会自以为神圣地杀人  
115 正义的焦虑  
117 便宜与苦行

红着脸说银子的坏话	119
理想之非肾动力	121
我有耶稣之名	123
诅咒武器	125
绝对宽恕	127
Google的五饼二鱼	129
他们被软弱所困	131
渐渐撵出	133
绝望与奇迹	135
荣耀之死亡	137
每个人都该自己做一点事	139
悲观主义的调子	141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144
岩石上的小花	146
否认自己	148
诗、卦及宗教故事	150
“吗哪”定理	152
斯巴达不相信快乐	154
一个悲观的梦	156
假想的未来	158
没有正选	160
国王不可加添马匹	162
耶稣与披头士	164
终究要从“有限”走到“完全”	166
他们的母亲	170
十四天	172
在火车站可以抢劫整座城市	175
神死了，人死了，鬼活着	178

## 小树慢慢长大

蔡明亮导演拍过一部纪录片，叫做《小树慢慢长大》，我借来做这篇文章的标题。蔡先生在自己的工作室外也种了一棵小树，看着它慢慢长大。这个行为很酷，可惜我学不来，我没有自己的土地。

据说种树会上瘾，因此有人会一棵接一棵一直种到死掉那天。这个说法不知相信的人有多少，因为我们看到的行为多是上瘾地砍树，一棵接一棵地砍，尤其是珍贵的树种，一直砍到自己死掉那天。

珍惜植物的生命，甚至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史怀哲定义为仁慈：一个农人在田地里为他的牲畜收割牧草是应当的，而若他在回家的途中，故意践踏路边的一株野花，那就是残忍。不知有谁会听信史怀哲的劝说，善待卑微的植物。可是植物（尤其是树）的某种特性，恰恰是最有价值的，能成为人类的教师，那就是它的“慢慢长大”，这里面包含了成长和耐性，它们是树的天性。而人类当中，只有极优秀的那一群人，才会在后天意识并且养成“成长”与“耐性”。

马克·吐温有次被问到“什么是人最重要的信条”？他说：毫无疑问，是成长，我们必须持续不断地改变自己，一直到生命的结束。马克·吐温年轻时是个沙文主义者，自大狂。我们年轻时很像他。众所周知，马克·吐温后来“成长”为一个信奉种族、人类平等的人，一个视自由为最高价



值的人，一个以幽默和讥笑抵挡所有残忍与短见的人，同样进入了中年，我们倒是没有一点像他了。

成长，能让一个人挣脱丑陋的茧。可惜的是，我们并不是植物，一生下来就开始成长，永不停歇，直到死亡。我们可以在很年轻时停止成长，把生命剩下的所有时间用来美化那层丑陋的茧。

树木最好的诠释了“成长”的内涵，一是把“成长”视为生命的最本质的特征，自我否认、自我怀疑、自我更新，并使“成长”过程进行到生命体的最后一刻。

第二点，恐怕失传得较为久远：成长只能是缓慢的。一棵小树只能慢慢长大，搞拔苗助长行不通，所以，缓慢在植物那里，还是成长的基本准则。而焦躁的人并不会死，所以，缓慢就在人类社会成为稀缺元素，你可以碰到从来不读经书的信徒，从来不写作的文学家和从来不诚实的评论家，从来不做一件小事的救世者与从来不坐在书房的大学教授，从来不接受新知的批评家与只相信骗术的投机者……一天之内，你可以碰见上百位这样飞快地哼哼着奔跑的人，好像要带领我们到幸福彼岸，其实，只不过是盘旋在一颗脑袋顶上的蚊群而已。让人心酸的是，他们盘旋着的下方，似乎并没有一颗脑袋。

像蔡明亮一样种一棵树吧，至少，也得经常看一棵树，看看它是怎么样慢慢长大的，开始像马克·吐温一样慢慢成长，不要停下来。

## 委身于人

“委身于人”这四个字，它现在的主要意思是和他人发生了性关系，而且似乎是姿态主动。可是，我不想顺着这层意思说，纵使我知道你想让我说下去，也不得不小小地得罪一下你。我要从肉体完全回到精神，说说“委身于人”的另一层意思，那就是体会他人的处境，感同身受。听起来好像不怎么样，但是有一个人却把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思潮，崇拜者甚至说他名字的亮度，已经要超过福柯和德里达。

我在《南方周末》上的“我是鸡汤”，是一个问答专栏，后来，我收到不少邮件问我这样下去，听了太多别人的诉说，会不会疯掉？这样的问题无法回答，如果我说“还没疯”，那么这个宣告就有点疯狂的意味了；而谦虚地表示“我已经疯掉了”，又显得很清醒。但这样的疑问触动了一个很好的话题，那就是，作为人来说，真正的倾听是一项危险的工作，倾听你自己和别人，都是如此。所以，多数人的选择是按照习惯生活，从不倾听自己，把自己所有敏锐的心智搞成哑巴，再也不会开口烦人。不想这样从众，或者，你也想开个问答专栏，那么，圣人托马斯的一句话可以相送：要记住，人很坏，总在邪恶边缘游走——这句话不像圣人说的——心灰意冷、玩世不恭。不好意思的是，它正对我胃口。

以倾听作为职责的，最著名的，莫过于神父了。有一则故事是这样

的，某人去向神父忏悔，他说：法官及陪审团都坚信，那桩分尸案是连岳干的，其实不是，那是我做的。忏悔完毕，凶手焕然一新地走掉，这个神父内心受不了了，但是他又必须保守忏悔者的秘密，于是，他向另一个神父作了忏悔，然后焕然一新地走掉。再三再四，终于所有的神父都知道了案件的真相。行刑之前，有个神父去接受连岳的忏悔，连岳说：我真的没有杀人。神父叹了一口气说：哎，我们都知道……

倾听，有时候就是这么需要定力，你有可能知道自己和他人的罪过，而又无话可说，无法可想，这是真正的“委身于人”。当然，我做不到，只有几个人能做到这点，其中就有秘鲁的古铁热（Gustavo Gutierrez）——我超喜欢这个译名，远古的冷铁都会温热，他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率先提出“解放神学”的概念：我们的起点是委身于穷人，一种“非人”，它的概念源自受害者。他现在，就是准备超过福柯和德里达的那个人。

神学这门学问也许离我们很远，我们也可能永远不会去秘鲁，但是谁都不会缺少“贫穷”，可能你身边有大量的穷人，可能你内心一片荒凉，这些状况，也许都需要“委身”去听，最终知道我们都是某种穷人，也许，发疯的概率会低一些。

## 贫穷与穷人

两年前写过一篇文章，里面说了一句“贫穷是最大的罪恶”。我当时以为这是浅显易懂的真理，人人都明白，没必要加以解释。直到前几天，有个人提起这件事问我：过去了几年，你现在还坚信这句话吗？

是的，我仍然坚信这句话，并没有痛哭流涕，洗心革面，觉得今是而昨非。不出太大意外的话，我一直会认为这是句真理。不过，经此一问，我也发现，有多加论述，把这句话的意思说得明白一些的必要。

“贫穷”和“穷人”是两个概念。一个人不幸陷于“贫穷”的状态，就是所谓的“穷人”。没有人喜欢“贫穷”的状态。“贫穷”的状态，一般都是无可奈何的，也许一个人就出生在贫穷地区的贫穷家庭，也许是缺乏援助并被剥夺了多数机会，可悲的是，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两种状况往往还会相继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很明显就看得出来，“贫穷”是对一个人的惩罚，而非奖赏。贫穷让人吃不饱、穿不暖，受不了教育、改变不了命运，几乎没有机会体验知识与思想的乐趣，“贫穷”能把一个人的存在与命运压得如此扁平痛苦，当然是最大的罪恶。我们中的多数人，都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技能，寻找更多的机会，以期获得更大的财富，总不能说我们是自甘堕落吧？

而“穷人”，毫无疑问，应该获得尊重、同情、帮助，政府应该通过

转移支付的方式改善他们的处境。由于“穷人”与“贫穷”永远联系在一起，很容易把“贫穷”看成是“穷人”的道德属性，所以，夸奖“穷人”，连“贫穷”也一并欣赏。“贫穷”并不是“穷人”的勋章与花环，而是枷锁和羞辱；赞美“贫穷”，是在恶心“穷人”，就像你夸一个人的秃头灿烂辉煌一样。

人总愿意站在弱势那一边，在情感上，更容易把更多的美德赋予穷人，这当做一种田园抒情，完全可以理解；但在进行理性判断时，不应该相信财富的多寡可以与美德画等号。仇穷的人，相信美德与财富成正比；仇富的人，相信美德与财富成反比。这两类人，都只爱用脚后跟思考而已，一样乏味，并无高下之分。

伯特兰·罗素有个无情而真实的判断：贫穷最可怕的后果是让贫穷扭曲了自己的思维。而长期贫穷，这个后果发生的概率很高。甚至可以发现，有些人在经济上脱离贫穷相对容易，而要改变扭曲的思维方式却非常困难，这是“贫穷”之罪的惯性。要拯救“穷人”，也要扑灭“贫穷”。

我们是以公正为出发点推理、判断，正如《圣经·旧约》所说：

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居。《利未记》

只要有公义，穷人、富人才都不会受伤害；穷人才可能得到财富，富人也才可能享受财富。需要赞美的是“公义”，而非“贫穷”。

## 谎言可能成为集体意志

柏拉图的“乌托邦”理念，体例很美，却被认为是贻害自他以降的多数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都想成为乌托邦里的“哲人王”，用自己的思想给万民带来幸福，在“爱智慧”的羊皮里，是“爱权力”的狼身。在你身边，可以很容易发现终日空谈、毫无创造力与实践能力的大小“知识分子”，而且在表象上还充满了拯救焦虑与道德的优势。如果他们是一颗洋葱，一瓣一瓣剥开以后，在内核上只写着“权力”两个字，而有没有智慧他们其实是不在乎的。所以，把“哲人王”从知识分子概念中驱逐出去，在现在和将来，似乎都是成为真正知识分子的门槛。用一句直白的话来讲，那就是：不要吹牛，不要撒谎，多看几页书。

“乌托邦”理念就像茂盛的罌粟花，它的迷幻效用，不仅会败坏知识分子，甚至可以沦陷一个集体，“持续撒谎”作为重要政治技术，应该就是在“乌托邦”理念中完善的。柏拉图的一个谎言是：神创造了三种人，最好的一种是用金子做成的，次好的用银子，普通人是用铜和铁；用金子做成的人适于做卫国者，银子做成的人是士兵，最差的人当然只能去干体力活。这种弥天大谎谁会相信呢？掐掐自己的皮肤就知道自己是用什么做的，或者，看看怯弱无能贪婪残忍的卫国者，可能也会觉得他们值不了金子的价钱。柏拉图说，不必害怕这种理智，如果你从这一

神了/谎言可能成为集体意志

代人开始宣传这种神话，他们确实是不太可能相信的，但你只要持续说下去，在下一代人以后的一切世代，却会被教育得确信无疑。

你是卫国者，并且想保持这种优越地位，就要撒谎，持续不断地撒谎，不要害怕被揭穿，有利于你的谎言，迟早会成为集体意志，到时候，你就可以坐享其成了。你做多么荒谬冷血的事情，都会得到群众的支持。

很多人恐怕还是不信人类的理智可以这样轻易地丧失，因为有一个乐观的看法在告诉我们：谎言永远只可能是谎言；骗得了人一时，骗不了人一世。

那么，研究纳粹大屠杀史的克里斯托夫·布拉温宁（Christopher Browning）的新近结论，却剥夺了这种想当然的乐观，证明柏拉图的“骗术策略”会成功。他的新书《大屠杀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September 1939 – March 1942）讲述的就是德国人如何达到普遍接受“灭绝犹太人为正当行为”的过程。大屠杀不可能由希特勒一个人完成，不可能只由纳粹冲锋队完成，也不可能通过强迫德国人去完成；只有德国人都平静自然地去杀犹太人，视之为当然，种族灭绝的大屠杀才可能实行。

犹太人在历史上承载了许多恶名，他们被视为吝啬、贪婪、冷酷、唯利是图的高利贷者，反犹情绪在逐代强化中，成为政治正确的事情。就是轰动江湖的梅尔·吉布森投资、导演、编剧的影片《耶稣受难记》也隐约把耶稣受难的责任归罪给犹太人。

希特勒的大屠杀就借助这种由来已久的反犹情绪，只要是德国人讨厌的特质，就把它宣传成是犹太人所特有的。在这些被强加给犹太人的

特质中，克里斯托夫注意到两个性质相左的定语：自私的逐利者和共产党员。从理论上讲，这两类人是完全不相容的，但纳粹宣传都让他们由犹太人扮演。以严肃思考、逻辑推理见长的德国人，并没有任何人质疑这个矛盾。因为“犹太人就是坏人”这个谎言已经成功地占领了德国人的大脑，成为不言自明、无须证明的前提了。就像“乌托邦”的信徒相信卫国者是黄金构成的一样，德国人相信了犹太人是地球上所有的坏元素构成的。

终于，屠杀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种族灭绝行动在一九四一年成为德国人毫不怀疑的集体意志。在离焚尸炉不远的歌剧院，德国的知识分子优雅从容地聆听贝多芬的“合唱”，感受着贝多芬“百千人类，终成兄弟”的悲悯情怀。

千万不要说，你比这些德国知识分子更聪明，更不容易被欺骗，说不定，你坚信的很多东西，就是谎言。



## 苛刻是批评本色

在拳击比赛中，尤其是十二回合的职业拳击，选手的眉骨一带是最容易受伤的，那个部位，皮薄、无肉、骨硬，被对手的头一顶，甚至是拳风带到，往往就会开一个血口。只要出现这种状况，对手的策略就会像大白鲨一样，集中所有的力量攻击这滴血的伤口，让它变得更大、更深、更痛，以期摧垮对手斗志，获得最后的胜利。而浴血奋战的那位，如若能把比赛坚持到终场铃声，在意志力上，似乎更能博得观众与裁判的钦佩。这种场面使拳击比赛看来充满了血腥和暴力，这也是许多人反感拳击运动，甚至有些国家一度禁止拳击运动的原因之一。但现在认为这是勇敢者的运动的人越来越多，它需要的力量、策略、耐性都非同寻常，而且，拳台上的“杀手”，在现实中可能是一位温柔的“圣人”，像阿里一样。

从反感到欣赏，是不是人变得更残酷了？

不是，那是因为人们知道，所有的“血腥”攻击，都是发生在规则的范畴之内，感到不支的选手，可以认输放弃，裁判也可以中止比赛。这和我们走在街上，看到有人眉骨上有伤，就给他一拳，打到他服输，是完全不同的。

任何竞争，你的对手都只会看到你的缺陷、攻击你的缺陷，你的对